

□许志杰 胡英盛

画家石鲁黄河两岸度春秋

石鲁(1919—1982)是一位传奇画家,20岁瞒着家人,“偷”了一辆单车,从天府成都一路北上,千里走单骑奔赴延安。当时日军侵华致使85%的全国高等院校受到严重破坏,而延安地区的学校无学费、无门槛,同时还能参加救亡工作,成为中国第三个文化教育重镇。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创立不久,延安即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,吸收培养干部4万多人。石鲁说:“我把延安想象为读书是不像后方学校困难的。在课程上是我能办到的,而且是不缴费的,并且学习后还要分配工作——救亡工作。这一切吸引了我。”1939年3月,他到达延安,被介绍到吴堡青训班,次年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,加入西北文艺工作团,担任美术组长,负责舞台美术。

从20岁到30岁石鲁一直在延安,踏上与黄土高原、黄河两岸密不可分的艺术之路。有文这样描写延安时期的他:“时而在南七里的山头,时而在杜甫川的险畔,忽儿在延水之滨,一忽儿又在凤凰山麓,坐着个自制的小马扎,为农民、石匠,为牧羊人、赶脚汉,为自卫军、老红军、小八路,为女战士、婆姨、女子、老汉、娃娃潜心写照。为陕北的山水、陕北的窑洞、山村,以及陕北的蓝天、白云、落日、炊烟写生。他就是石鲁。”石鲁的作品不仅有速写、人物像、版画,还有“新洋片”,紧紧围绕边区生活斗争实际铺开,情景交融、逼真,广受欢迎。

1949年之后,石鲁画作转入革命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作风格,对黄土高原、黄河两岸风土民情关注颇多,精品佳作频现。其中的《黄河两岸度春秋》(系列)立意黄河之水天上来,纯以水墨绘出崖壁横斜之势,孤舟逆水而上,与崖壁形成团块及点线的呼应,将变幻莫测、水急浪涌的黄河,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出来,大气磅礴,动人心魄,呈现出黄河两岸苍凉与荒寒之态,刻画出孤帆远影碧空尽、天际中一队纤夫奋力前行的英勇形象。《东方欲晓》别出心裁,运用比、兴手法,通过描绘窑洞前银钩铁画般的枝干和窑洞顶部如荆棘一样的枯枝,以及黑白对比下透着灯光的窑洞窗户棂子,暗示长夜将过,黎明在即。《种瓜得瓜》成画于1962年,以一个窑洞院落为背景,一群孩子在跳绳嬉戏,窑洞顶堆满了成熟的大南瓜,以瓜喻人,寓意孩子们茁壮成长,充分表现了画家心中有民情,笔下力透纸背的厚意所在。这是石鲁那个时代艺术家能够领悟,并运用到实践中的创作手法。《高山仰止》取材于黄土高原上农民耕地劳作的场景,以传统山水画高远式的特写构图表现了高原凸岭的丘壑纵横、壁立千仞之姿,歌颂了黄土高原上的劳动人民黄天厚土的拓荒精神。

梵高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谈油画《向日葵》的创作心路:“这种画的格调会变的,你看得愈久,它就愈显得丰富。”他还说:“向日葵是有名的农民之花,据此而论,就等于农民的画像,也是自画像。”石鲁的艺术气息便是如此,他将自己的情感全部倾注到窑洞和居住其间的农民,



画家石鲁



小贾说店头古堡



店头古堡龙尾道

黄河中下游古村落考察随记之六

艺术从未缺席建筑现场

梁思成先生说:“建筑虽然是一门技术科学,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科学,而往往是带有或多或少(有时极高度的)艺术性的综合体。”建筑是凝动的音乐,建筑是凝冻的历史,在历史的兴奋期,艺术从未缺席建筑现场。黄河中下游的古村落民居,虽不及晋商在平遥城内的豪华建筑,亦不及乔家、王家大院那样规模宏大,却同样充满了吮之不尽的艺术气息,走进去,那里也是一个个富丽堂皇的艺术殿堂。艺术家的参入让其艺术价值得以升华,西北画派创始人石鲁就是其中一位。



充分展露先人的智慧,将其定格在了旷达的艺术空间。看一下位于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店头村的窑洞,回头相望,更能读懂石鲁画作的艺术渗透性,相辅相成,深刻理解店头村窑洞的文化基因。

艺术与军屯为一体 的店头古堡

石鲁的艺术作品,有一个显著特点,他大幅作品的视角,不是从下往上看,就是站在高处俯瞰。如国画《高山仰止》,便是仰头前瞻,1960年创作的《南泥湾途中》则是高山之巅俯瞰山间一族,点睛之笔在此。这与陕北黄土高原和吕梁山、太行山的窑洞形制如出一辙。

被称为“风峪八村”之一的店头村,相比于其他窑洞更具特点,它处于风峪沟底,沟底有风峪河,长年不息,村子紧邻一条由山西腹部乃至中原广大地区,通往黄

河岸边及至陕西黄土高原的古道,叫风峪大道。关于风峪的解释,古时曾被叫灵邱峪,唐代之后改名风峪,又称作风谷。明《永乐大典·洪武太原志》记载:“风谷山,在本县西十里,西属交城,入楼烦路,唐北都西门之驿也。”唐北都指的是太原,古称晋阳,“西门之驿”乃晋阳城西门的驿站或驿路,是官方管辖之地。有专家考证,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于公元307年至316年在晋阳古城抗击匈奴9年,根据形势需要,修筑了店头石窑洞。进而以石窑堡为城,作为古晋阳城的西大门,风峪河为天然屏障,城堡依山势梯级而建,踞高耸为城,临不测之渊,以为关隘。所谓“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,信臣精卒陈力兵而谁何”,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要塞的典型模式。

晋阳城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,此后晋阳地区战事频仍,但因周边山势峻险,易守不易攻,晋阳城固若金汤,从未失守。店头村石窑洞呈反抛物线阶梯状,以及古

堡建筑宽敞明亮的大开间,偏狭的斗室等建筑格局,也是符合先秦军队部曲制的规制。有屯、什、伍等军事、户籍管理之分,屯即戍守,驻军;什,古时以十为一什;伍,五人为伍,是古代最小的军事管理单位,比现在的班还少两人。隋唐交处,店头作为唐代开国皇帝李渊及李世民父子的屯兵据点,拥兵自居,后发制人,一举建唐。店头由此成为商贸集镇,商贾云集,经济发达。宋太宗赵光义在与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北汉政权争夺晋阳城时,久攻不下,一怒之下放火烧了晋阳城。晋阳城从此败落,作为扼守天险屏障的店头古堡,失去其卫城作用,随后慢慢演变成为风峪大道途中的一个普通村落,所起作用仅为商业流通环节中的一个著名驿站。

虽然店头古堡的军事作用日渐衰退,但店头村的石窑建筑与风格一直得以保留,至今并无大的改变。尤其是石窑洞的张扬个性、构造物件的艺术性、观赏性,

风韵、底气犹存,栩栩如生、惟妙惟肖。先从几个小件的构制说起,店头古堡有一处叫做紫竹林寺的庙宇,当地人称袖珍紫竹林。别看其小,却是暗藏玄机,艺术性与技术性结合得最好。在供奉地藏菩萨的北偏殿屋檐上,有一个用当地砂石刻制的石寿桃,寥寥几笔,曲线切割,实现最佳视角,活灵活现,要不是材质色泽之差,没有人能认出这是一只砂石寿桃。如此简约,却不简单,堪称古代艺术珍品。也是在紫竹林寺,踏进庙门,映入眼帘的是大门两侧方形石柱,一般说大门石柱是圆形,而这里的石柱却是少见的方形,且一根石柱的中间部分呈现Z形的接口,这就是石卯榫。石卯榫的使用,即可解决石料短缺问题,还将一个美妙的建筑造型留给观者,顿使石柱有了美感与灵性。

如果把店头村比作一幅画,紫竹林寺便是这幅画的核心区,石寿桃就是点睛之笔,是这幅画的眼睛。那根用卯榫连接在一起的方石柱,立在画面的底部,像一棵苍茂大树主干里的年轮,计数着历史的脚步。这是一种纯自然的艺术设计,没有夹杂任何故意而为之的思想驱动,成为紫竹林寺的扛鼎之作。

店头古堡最大的秘密在窑与窑之间的洞洞相连,充分刻画了古代兵书中的“龙尾道”“却敌楼”“塞向墐户”这些军事设施。多数窑洞一般都是哪里进来,哪里出去。店头古堡则是一直往里走,不走回头路,这种结构就是二进窑,有互通式的门、楼梯。想见很久以前,先人已经居住在复式楼房中,有专家认定,这可能就是中国乃至世界楼房的原始雏形。窑洞还有很完备的排水系统,中间是人行道,两边排水,楼梯是用整块石头凿出来的,带有方便行人上下的弧度,走了一遍,的确符合人体工学,上上下下皆享受,这就是史料记载的龙尾道。据说,龙尾道为店头古堡独有。窑洞楼上楼下互通,院落相连,从却敌楼一号大院进来,走小角门直接进入另一个院落,院落之间有一道墙相隔,但是窑洞的主体连在一起。平时各过各的,拆了墙就是一个院落。即便敌人进攻古堡,人们也能通过相互连接的地洞逃出去,或躲到另外窑洞。却敌楼2号院,是一座三进三层式窑洞,特点是窑洞高大,墙体厚实,墙垛竟有两米半厚,窗户台宽大,能容一人睡觉,这个窗户颇似今天房屋的飘窗。二层是一处完整的窑洞四合院,与三层相通。远处有一棵巨大的柏树,整个古堡身处群山环抱中,背靠蒙山、东临太山,正前方是龙山,西南方是天龙山,风水奇好,更是一幅气势磅礴的水墨山水画,艺术家的创作天堂。

法国作家福楼拜说:“艺术广大至极,足以占据一个人。”在店头村有一位对古堡研究深透的文化学者,也是店头景区的导游部长、工会主席,名叫贾和平。他本不是此地人,被店头古堡的神奇、神秘、科技、艺术所吸引,扎根古堡,担负起店头村的对外交流推广重任。听小贾说店头,不仅绘声绘色,更是集科技、军事、建筑、艺术于一体,一路跟下来,就是一本《小贾说店头》。去店头,游店头古堡,听小贾解说,是与石寿桃、石柱卯榫并列的三大艺术珍品。小贾那口浓重的晋老抠话音,再现前人的艺术、科技才性,千年古堡,让他一下说话了。